

乡村记忆

# 农家小院养猪记

刘世俊

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农村人家家有猪圈,一般养一两头猪,平时的剩饭剩菜都倒给猪吃,养大了可以卖钱贴补家用。

“门前有积粪,院中有猪圈,屋中有粮囤。”这就是乡下人口中念叨的会过日子的人家。对于贫困的农家来说,一个猪圈就等同于一座“银行”、一座“农肥厂”,寄托着一家老小改善生活的希望。“挣工分,要吃饱,多养猪”“猪多肥多粮多”“养头猪就是一个小银行”,一条条耳熟能详的标语(口号),道出了那年月乡下人养猪致富的期盼。

在村里,小院必有一半是猪圈。春天抓、夏天养、秋天长、冬天卖,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养猪定律。物质匮乏的年代,农家日子的好坏与养猪紧密相连。猪,关系着一家人的吃穿,关系着孩子们的学费,关系着能否过个好年。但那时候养猪,靠的也不仅仅是力气,还有运气。

大集体时代,养猪是除了种植粮食以外的重要副业之一。田里生产的粮食,首先要确保上交公粮,其次要留足集体储备粮,最后才会分给社员当口粮。当年,生产队集体养猪除了要完成上面交给的饲养生猪的任务外,还有着沤制粪肥养田、出售换取现金等功能。每年腊月二十刚过,队里就会将养肥的大部分肉猪运到街上食品站卖掉,收入的现金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或者用于年底分红,留下的一两头则作为年猪,杀掉后分给社员们过年。再后来,在巩固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国家又鼓励农户私人养猪。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确保了肥料的来源,为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家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家人的生活质量。

那时候,生产队的小猪都是由集体饲养的母猪产下的,而农户家里的小猪基本上都是从集市上购买的。每年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大集,各家都会去街上买回一两头猪,乡下称“抓猪仔”。抓小猪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都要挑选那种脑袋圆润皮毛顺滑,嘴短腿长耳朵大的仔猪。据说这种猪肯吃肯长,而且还比较容易长大。那种嘴长鬃尖毛发杂乱的仔猪,不仅挑食难喂,而且性格焦躁难长膘。

一过正月,村庄里便弥漫着一股新生的气息,家家户户都在为逮仔猪而忙碌。那些刚刚被引入家门的小猪仔,眨巴着懵懂的眼睛,怯生生地探索着新环境,它们不知道,自己肩负着一个家庭一年的期望。小猪仔一般都是断奶不久的,所以一开始都要喂一些剩饭剩菜,以及麸皮、豆饼等营养价值相对较高的饲料,而后再开始搭配草料喂养。随着猪仔渐渐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吃的草料也就越来越多。有的小猪买回来养上一段时间后还要“阉割”一下,目的是降低性激素水平,使猪的性情更加温顺,成长速度更快。同时,也能大大降低肉中的臊味,使肉质更加美味可口。

打猪草,这看似简单的劳动,是放学后小伙伴们的大事。河边上的青草总是比其他地方来得茂盛,一丛丛、一

簇簇,绿绿的、嫩嫩的。喂猪首选灰菜、银钱谷、马齿苋。孩子们放学后,便三五成群地背着挎篓,手持镰刀,奔向绿意盎然的田野。鲜嫩的青草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孩子们熟练地将其割下,偶尔还能在草丛中发现几朵不知名的小花,为这辛勤的劳作增添几分诗意。

拎着猪食桶走近猪圈,听到主人脚步声,闻到猪食味的猪便会“嗷嗷,嗷嗷”地吼叫起来,用嘴拱拱着圈门的同时,扬着脖子眼巴巴地等着你的到来。等到将猪食“哗哗”倒入食槽,它们便迫不及待地将来抢食,一时间,猪圈里的“嗷嗷”叫声此起彼伏。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喂猪者就会一边大声呵斥,一边举起舀食的勺子敲打着大猪的脑袋,以此作为小猪争取到更多的吃食机会。

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大了总是要出栏的,或送到食品站出售换钱,或自家杀了过年。那时家里饲养的猪似乎很少有超过100公斤的。年底一到,家里就要趁赶集的日子将大一点的猪抓起来捆住四肢,用两只挑肥用的粪箕口对口扎在一起,把猪扛到街上的食品站里卖掉。那时,食品站收购毛猪,是根据猪的肥瘦及出肉率定价的,大概每公斤一元二角。卖猪的这一天,农户家里一般都要给猪喂点好的食物,让它吃个饱,并希望其一路上不拉不尿,以保证猪不掉秤。但“卖”的还是没有“买”的精,就像是交售公粮时,粮的好坏全由粮站质检员说了算,猪的好坏也是全凭收猪员的一句话。

一般家庭,每年养两头猪最普遍,一头上交出售,一头当过年的牲猪。过去的养猪人家,送猪前几天主人通常会挨家挨户奔走相告:“我家明天去送猪,到时候过来帮忙!”至于送猪的日子,也是定好的,然后无论风晴雨雪,使命必达。

记得我家用一年半喂了头超过150公斤的大膘出栏猪,乡下人又叫“架子猪”。老家离公社驻地近,乡邻有生产队的马车,三捆六绑弄上车,一行多人咋咋呼呼送到食品站。当时送猪得返5公斤肉,乡下人家都希望给些大肥肉,香香的有油水。工作人员见这么大的架子猪,“嘎哇”一刀,一大块瘦肉递出,老爹一脸不高兴也无奈。

这是一个既期待又略带伤感的时刻。期待的是终于可以品尝到久违的猪肉,伤感的是与养了一年的猪分别。那天,家里会请来左邻右舍会餐,大人们忙碌着,孩子们则在一旁好奇地张望。当热气腾腾的猪肉端上餐桌,众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这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白菜粉条大肉片让众人吃得满口留香。

农家养猪的日子是那个时代农村生活的一个独特印记,它见证了人们的勤劳与坚韧,也承载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往事如昨

## 无花果中学

王吉永

小时候,我家住在小海阳西段(今中心广场附近),距烟台二中和烟台三中差不多等距离。因去二中上学要走一段坡度很陡的毓璜顶西路,而去三中走中海阳、大海阳道路比较平坦,故此我报考了三中。

我上三中那年,三中从烟台山下搬到大海阳新校址才两年多,与其他四所公办中学不一样的地方是三中的校园有一处很大的无花果园,这在当时是很难见到的。人们给五所公办中学编的顺口溜是这样的:“一中的扁松、二中的冬青、三中的无花果……”久之,人们就直呼三中为“无花果中学”。

三中是当之无愧的无花果中学。那时咱们老烟台很少栽培无花果,也并未把无花果当做水果。我猜,可能是咱们吃惯了本地的杏子、桃子、苹果、梨等春季开花、夏秋季结果的水果,而无花果看不见开花就长出果实来,很多人都觉得不太正常。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无花果是地中海植物,本地人不喜欢舶来品。

三中的无花果树不知是谁栽的,也不知道长了多少年,树干无比粗壮。入学第一学期的冬天,我们几个小同学都在猜测,树干的直径有多少厘米。于是,好奇的我们在一根细绳量出了一棵树的树干周长是57厘米,然后除以圆周率。哇!直径竟有18厘米之多。三中这些无花果树已经看不出乔木的基本特征,似乎是一下子从地面上长出三四根粗大的分支,分不清哪根是独立的主干,树冠的归属也很难区分。很多树干被繁茂的枝条压得接近匍匐,离地面很近。不论你站着、坐着还是躺在树下,摘个无花果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根本用不着爬树,无花果之多也让人目不暇接。

无花果园中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甬路,两侧都是无花果树,同学们为避瓜李之嫌,宁可多绕一段路也一般不会走这条甬路。我担任地理课代表,每次地理课前去教研组帮老师拿大地球仪和地理挂图时,也总是绕道而行。

无花果园周围被各办公场所呈半圆形环绕着,那年秋季一次放晚学时,总务处的老师在传达室对面大核桃树下卖无花果,

学生也可以买。我没问多少钱一斤,就迫不及待一溜小跑回家问奶奶买不买。我虽然是无花果中学的学生,但入校一年多,还没吃过一个无花果呢。奶奶也没吃过无花果,考虑再三终于给了我一角钱,我刚要跑奶奶又叮嘱我,别把钱都花了,少买点尝尝就行了。我连蹦带跳返回学校,买了八分钱的无花果。拿回家时正赶上爸爸妈妈下班回来了,全家八口人都说好吃。可是,奶奶却说太贵了,一人才吃了一个就得八分钱,再添二分钱就能买两个杠子头火烧了。若是在咱们院子里种一棵无花果树,以后吃无花果就不用买了。可是,上哪儿去弄小苗啊?

那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见奶奶坐在院子里,左手拿一小截无花果树枝,右手用剪刀把树枝上的叶子和已经长出的几个小果全都剪掉,插在花盆里浇上水,树枝上面又蒙了一块湿抹布。奶奶是从我大姑的邻居家要了一小截树枝。

一个月过去了,小小的无花果苗从花盆移到院子里的时候,小苗已长出了须根。待春暖花开后,幼苗已俨然是少年的状态了,主干上长出好多分枝和叶子,而且上面还结了一些小无花果。我热切地盼望着,它能长成像我们三中无花果园里那样大的无花果树……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认识了我的初恋,也是后来的终身伴侣。那年七月初她第一次到我家,正是第一茬无花果成熟的时候,熟透的无花果让人垂涎欲滴。我知道她从来没吃过无花果,真想摘几个给她吃,可又怕奶奶从窗里看见了没面子。其实,奶奶早就看见了我们,她很快把摘无花果的专用工具和一个盛干粮的小簋子递给我,笑着说:大孙子!快摘一些拿你隔壁屋和大孙子媳妇一起吃吧!这还多亏了那年你从三中买回那八分钱的无花果,不然,我们哪儿知道它那么好吃。

六十年一甲子,关于三中的无花果园、关于我家吃无花果的那些往事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但在我的脑海中却依然那么亲切、那么清晰。无花果,曾伴我走过少年和青年时代,给我留下了甜美的青春回忆。